

# 華語疑問句的分類與教學語法： 以是非及正反問句為焦點\*

黃郁欣

東海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江丕賢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何萬順<sup>1</sup>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疑問句在理論語言學上的分類法對於華語教學在實務上的啟示。疑問句在一般華語語法的文獻常見有四大類：特指、選擇、正反與是非問句，理論語言學則常見三分法，選擇及正反問句視為一類。本文首先檢視 Her 等人（2022）的二分法優於傳統四分法與三分法之學理論證，並在此架構下釐清是非問句與正反問句在句法、語意及語用上的重要差異。接著比較兩岸對於華語疑問句之語法點分級，探討在臺灣的華語教材中，疑問句型的排序與切分問題，並考量 Teng（1998）的教學語法排序原則，進而提出華語疑問句合理的教學準則及排序。本文最後聚焦於區分是非問句與正反問句的必要性，並提出具體的教學語法建議。

**關鍵詞：**正反問句 是非問句 教學語法 華語疑問句二分法  
對外華語教學

---

\* 謝辭：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出的諸多改進意見對本文完稿助益良多，作者於此致上深深感謝及敬意。

<sup>1</sup> 本文通訊作者。

## 1. 前言

疑問是一種語言功能範疇，人類自然語言中皆有這一種疑問功能的句類，文獻中討論華語疑問句時<sup>2</sup>，一般按照提問方式不同分為特指、選擇、正反、是非問句四種。

表 1：華語疑問句分類

分類	句型	例句
特指問句	句中出現「誰、什麼、怎麼」等疑問詞彙	誰去臺北？
選擇問句	並列兩個項目，中間用「還是」等詞連接	你去臺北還是高雄？
正反問句 <sup>3</sup>	用 A-not-A（肯定+否定）的方式提問	你去不去臺北？ 你有沒有去過臺北？ 你要不要去臺北？ 天氣熱不熱？
是非問句 <sup>4</sup>	在陳述句後使用語氣詞「嗎」	你去臺北嗎？

這四種句式憑藉不同的構式或標記表達疑問功能。徐傑（2001）將疑問標記分為語音、詞彙、句法三種層面。其中，語音，也就是透過升調或句尾高音來標記疑問功能，以及詞彙，也就是使用帶[+Q] (question) 特徵的特指疑問詞（如英文的 *wh*-疑問詞 *who*、*what*、*whether* 等）來表達疑問意義的方式，是極大多數語言都普遍採用的兩種手段（陳妹金 1993）。表 1 中的特指問句，及選擇問句即是透過詞彙，如華語的「誰」、「什麼」、「還是」<sup>5</sup>，來標

<sup>2</sup> 本文中「華語」指的是 Mandarin Chinese，在理論語言學的論述中一般以「漢語」稱之，但在台灣的對外教學中稱之為「華語」。為求行文之一致，本文均用「華語」。

<sup>3</sup> 本文從華語教學角度出發，所討論的「正反問句」限於華語教材中教授的正反調語疑問句，如「你去不去台北？」，不含句尾的附加問句，如「你去台北，是不是？」。張伯江（1997）指出兩者差異：「正反調語」服務於整個命題，要求聽話人選擇問句中正反兩項假設的一項作答，而「附加問」的性質在於「要求肯定的答覆」，非徵詢性的疑問句。因此，本文不討論陳述句後附加「好不好」、「對不對」、「是不是」、「要不要」等類問句。

<sup>4</sup> 同註腳 3。本文討論的「是非問句」不含位於句尾的附加問句，如「你去台北，對嗎？」。另有單純用語尾上揚聲調，或其他語氣詞，如「吧、啊」表示的是非問句，非本文討論重點。

<sup>5</sup> 徐傑（2001）認為「還是」作為連接詞只用於疑問句，故在詞庫中已具疑問語意特徵「+Q」，屬於詞彙層標記。也有學者（如李宇明 1997 及林裕文 1985 等）將「A 還是 B」視為表疑問的句法結構，因而將之歸入句法層面的標記。本文採前者見解。

示疑問功能。各語言間疑問標記的差異則集中在句法層面上，Croft (1990) 提出句法層面的疑問標記有移位、重疊、添加三種手法。例如，英語 (牛保義 2001)、西語 (朱貫 1983) 採用的是主謂倒裝的移位手法，如：“Will you go to Taipei?”，華語則無移位手法。表 1 中的正反問句，或稱反覆問句，採用的是重疊手法，將謂語成分以「正反式」<sup>6</sup>重疊，形成「A-not-A」的特殊形式。表 1 中的是非問句則是採添加手法，於陳述句後添加語氣詞「嗎」於句尾。正反以及是非問句因此成為對外華語疑問句教學的重要語法點。

早期理論語言學的文獻 (如 Cheng 1984) 主張這四類問句各自獨立。呂叔湘 (1985, 1991, 2007) 則認為選擇與正反問句皆由是非問句派生而來，由「兩個是非問句合併而成」(呂叔湘 1985:241)。Matthews 與 Yip (2013) 討論粵語疑問句時也將正反問句歸類為是非問句的次類。邵敬敏 (1996) 把所有的疑問句看成是一種選擇，他也認為是非選擇類包含了單項的是非問句及雙項的正反問句。湯廷池 (1981) 則認為正反問句在句法上與是非問句不同，可視為選擇問句的次類。朱德熙 (1982) 也認為正反問句是選擇問句裡的特殊類型，皆有並列的選項。湯廷池 (1984) 更進一步主張正反問句與選擇問句同是特指問句的派生。Huang 等人 (2009, Chapter 7) 認為正反問句是特指問句的一種，但與選擇問句不同，將四分法合併為三種，即是非問句、特指問句及選擇問句。以上各家對疑問句系統提出不同的分類，而各系統間的主要分歧集中於選擇及正反問句的歸類上，尤其是正反問句應該歸屬於是非問句、選擇問句還是特指問句。

對外華語教學的教材則普遍強調正反問句與是非問句的相似性。我們以臺灣的華語教學界最常用的教材之一為例，《當代中文課程》(A Cours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主編 2015) 在第一冊第一課即把添加「嗎」的是非問句及「A-not-A」重疊形式的正反問句並列為華語疑問句的兩種形式，同時說明在多數情況下，兩種形式可任意互換 ([I]n most cases, these two forms of question are often interchangeable) (頁 9)，暗示著兩種問句多數時候具有相同的語意及語用功能。然而如此的共存現象 (即同一語言採用兩種形式表達相同功能)，並不符合語言經濟原則 (Principle of Economy, Chomsky 1995)。對外華語教學的教材因此引用了早期的華語研究嘗試提出解釋，譬如：儘管兩種問句具有相同語用功能，但在疑

---

<sup>6</sup> 重疊手段也可以是「正正」式重疊，如彝語。請見徐傑 (2001:182-183)。

問程度上有所區別，信疑參半（即無傾向性<sup>7</sup>）的疑問形式為正反問句，有假定時用是非問句（Chao 1968；王力 1985；呂叔湘 1985；袁毓林 1993）。例如，《當代中文課程》第一冊第一課的教師手冊即說明「A-not-A」用在「中性問句，表示沒有任何預設立場」。然而劉月華等人（2019:779）卻指出「嗎」問句除了用於心裡已有假定的時候，也有無傾向性（心中對答案沒有把握）的類型。這表示學界對於疑問程度沒有共識，用傾向程度界定、區分兩種問句並非明確、科學化的標準。

許多二語習得文獻記載，初級學習者在學習華語時，傾向使用是非問句而刻意迴避正反問句（趙果 2003；丁雪歡 2006, 2007, 2008；馮麗萍、蔣萌 2007；郭利霞 2016），丁雪歡（2010）推測起因於學習者誤以為正反及是非問句具有相同的語意、語用功能，因此偏向使用形式相對簡單的「嗎」問句來代替難度較大的「A-not-A」問句，故使得正反問句的初現期延遲。學者更透過量化研究證實各階段華語學習者中，是非問句的使用頻率顯著地高於正反問句（蔡建豐 2003, 2005；丁雪歡 2009；郭利霞 2016）。即使到了中高級學習者開始嘗試使用正反問句，仍然無法清楚地分辨兩者（丁雪歡 2010:247），持續誤信華語存在語意相同的兩種疑問句（安田陽子 2011）。郭利霞（2016）在檢視北語 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中日本學生的華語疑問句習得時，比較各類問句偏誤表現，發現正反問句中的偏誤率甚為顯著，最常見的是在正反問句的句尾誤用了「嗎」。丁雪歡（2009）也指出初級華語學習者在面對「A-not-A」的詢問時，甚至不知道這是疑問句，致使對話停頓及中斷，或是對話時無法以正確形式對題回答。朱蕊（2011）檢視英語國家留學生的問句偏誤語料分佈情形時也發現，即使到了中高級，學習者在使用「A-not-A」問句時，仍出現諸多偏誤，尤其集中在誤以為正反問句與是非問句可任意互換，因而產生「\*瑪麗很漂亮不漂亮？」（= 瑪麗很漂亮嗎？）這樣的錯句，或是謂項「A」的選擇偏誤，因而產生「\*你能幫不幫我去宿舍拿書？」、「\*你跑不跑得快？」這樣語焉不詳的句子，亦或是「\*你去不去超市嗎？」這樣雜揉了不同疑問類型的混用。以上針對華語學習者進行的偏誤分析研究皆指出正反問句明顯為華語學習者的一大弱項，推敲原因可能為與是非問句的混淆以及學習者誤把是非問句的「嗎」看成疑問標記，而對這種使用方法

---

<sup>7</sup>「傾向」也就是「心裡假定」，又稱作意向，即句意傾向。具體地說，意向是問話人在問話時心中已有（或估計出、推測出）答案或沒有答案。

進行過度類推，泛用於各類疑問句。

儘管華語理論研究對疑問句已多有著墨，華語做為第二語言習得的文獻也有諸多論述，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從對外華語教學角度針對疑問句進行系統化的研究成果卻是屈指可數。然而，作為句法層面疑問標記的是非及正反問句無疑是華語教學中重要的語法點，除《當代中文課程》在第一冊第一課即把「嗎」是非問句及「A-not-A」正反問句並列為語法點，另一本常見教材，《實用視聽華語》(Practical Audio-Visual Chinese,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主編 1999)，也在第一冊第一課列出「嗎」是非問句，緊接著在第二、三課介紹了「A-not-A」正反問句，顯見兩句式的重要性。

本文從華語教學的視角出發，檢視華語的「嗎」是非問句及「A-not-A」正反問句的教學語法及排序，儘管兩類問句的疑問功能明確，但所包含的命題，以致回答的方式，搭配的語氣詞、副詞、使用限制等皆不相同。本文參考 Her 等人 (2022) 對於華語疑問句的最新研究，將是非、正反問句妥善定義、分類清楚，再進一步從學習者的角度重新詮釋這兩類疑問句式，並就使用頻率與其他客觀的原則斟酌其深淺難易 (張正東 2000)，考慮如何科學化的排序，有效的設計教學語法，以供對外華語教學的參考。

本文組織架構如下：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主要探討華語疑問句相關研究與理論，並根據 Her 等人 (2022) 的疑問句二分法，說明兩大類型疑問句在概念上的差異，清楚指出是非及正反問句在語用、語意及句法等層面所呈現的多元現象；第三節比較兩岸華語疑問句之語法點分級，以臺灣華語教材為文本，探討華語教材中對於疑問句型的排序、切分問題，並根據 Teng (1998) 所提出的教學語法結構排序原則，逐項檢視，嘗試勾勒出華語疑問句合理的教學準則及排序；第四節說明是非、正反問句區分為不同語法點教授的必要性並提出具體的教學語法建議；第五節為結論。

## 2. 華語疑問句的二分法

綜觀華語疑問句的文獻，相關的研究成果豐碩 (例如, Cheng 1984; Huang et al. 2009; 陸儉明 1982, 1984; 呂叔湘 1985, 1991, 2007; 林裕文 1985; 袁毓林 1993; 邵敬敏 1996; 李小凡 1998; 徐傑 1999; 郭銳 2000 等)，針對華語疑問句學者也提出多種分類方法 (例如, 湯廷池 1981, 1984; 朱德熙 1982; 呂叔湘 1985, 1991, 2007)。在晚近的理论研究中，無論是針對華語或其他語言，最常見的是三分法：是非問句、選擇問句及 *wh*-問句。

## 2.1 語用與語意上的區分

然而，湯廷池（1984:383-384）卻提出了一個最為精簡的二分法：是非問句與選擇問句，將特指問句，也可稱 *wh*-問句，視為「不列舉的選擇問句」。他精準的指出了是非問句，例如「他要去嗎？」，乃單一命題，徵求的是對於命題「他要去」的同意或不同意，而選擇問句（包含「還是」以及「A-not-A」問句），例如「他要不要去？」，則列舉了兩個命題「他要去」和「他不要去」之間的選擇，也可以是兩個以上的命題，例如，「他是週一、週二還是週三去？」是三個命題，「他星期幾去？」則是在七個命題中做選擇。近四十年來，這個甚有洞見的二分法一直沒有為學界所重視，直到 Her 等人（2022）與 Hsiao 與 Her（2021）分別對於華語及臺灣閩南語問句的研究，主張此二分法適用於所有語言，並推測所有語言均有選擇問句，但卻不一定有是非問句，例如，湘語不僅在句法上沒有是非問句，亦沒有以聲調形成的是非問句。

Her 等人（2022）首先論證此二類問句在語用及語意層面上的不同。是非問句的語用功能是針對一個直述句的完整內容尋求確認，可簡稱「CS 問句」(confirmation-seeking questions)；而所有其他類型問句的語用功能則是藉由各種疑問詞的不同屬性，例如，時間、處所等，尋求正確的訊息來取代句中疑問詞所暫代的空缺，可簡稱「IS 問句」(information-seeking questions)。在形式語意上，CS 問句的內涵是單一命題的真值 (truth value) 及其確認；而 IS 問句所呈現的則是一個多重命題的集合，於其中徵求真值為真的選擇。在此二分法下，CS 問句，也就是是非問句，單獨為一大類，其他類型的問句則同屬第二大類，見表 2。分別之例句請見（1）與（2）。

表 2：華語疑問句分類 (Her et al. 2022)

疑問句		
CS 問句	IS 問句	
是非問句	選擇問句	特指問句

### （1）CS 問句（是非問句）

- a. 你快樂嗎？
- b. 你快樂？（聲調上揚）

(2) IS 問句 (疑問詞問句)

- a. 你快樂還是悲傷？
- b. 你快樂、悲傷還是沒有感覺？
- c. 你快樂還是不快樂？
- d. 你快樂不快樂？
- e. 你快不快樂？<sup>8</sup>
- f. 你吃了沒(有)？
- g. 你為什麼快樂？

從(1)的兩個例子可知，CS 問句的形成有句法與音韻兩種方式，即句尾疑問標記「嗎」或句尾聲調上揚。而(2)中的 IS 問句則均有「還是」(whether) 或「為什麼」(why) 等疑問詞，但值得注意的是(2c)的問句和(2a、2b)的問句一樣，有顯性的 (overt) 選擇疑問詞「還是」，而在(2d-f)的「A-not-A」問句中，「還是」是隱性的 (covert)，誠如 Huang (2008) 所論證，所有類型的「A-not-A」都同屬一種結構，因此(2d-f)均可視為「A-not-A」正反問句。(2g) 則代表了所有的 *wh*-特指問句；華語中的 *wh*-特指疑問詞包括「什麼、誰、哪裡、幾、何、多少、如何、怎麼、怎樣」等等。所以，若將顯性與隱性的「還是」(whether) 也視為一種 *wh*-疑問詞，(2) 中的所有問句即可統合為一類：疑問詞問句 (constituent questions)。

Her 等人 (2022) 特別指出文獻中經常將是非問句與「A-not-A」混淆為同類，但「A-not-A」實屬 IS 問句之選擇問句。這從兩種問句的回答中即可驗證。是非問句 (3Q) 的回答 A1「對」與 A2「是」語意相同，都是「正確」的意思，英文是 *right* 或是 *correct*；所以 A1「對」與 A2「是」都是指「阿妹不快樂」這個命題是正確的，因此適當的回答也可以是 A3，將整個命題重複或刪減為述語「不快樂」。

---

<sup>8</sup> 「A-not-A」正反問句的形成在學界有兩大類的分析方法，一為並列結構刪除 (coordinate/conjunction deletion)，將前面相同詞語省略，而保留後面的詞語 (如 Wang 1967; Tai 1972; 湯廷池 1984 等)，(2e) 即是將(2d) 句中的「A」做更進一步的刪減。另一類的分析方法為語音重疊 (reduplication)，「A-not-A」的深層結構帶著[+Q]屬性的屈折範疇 (inflection)，這個抽象的屈折範疇會引發語音重疊，把緊跟在[+Q]之後的成分重疊一次並在中間插入「不/沒」(Huang 2008; Huang et al. 2009)，重疊成分可大可小，如(2d) 句即重疊整個動詞「快樂」，而(2e) 句僅重疊動詞的第一部分「快」。

(3) CS 問句 (是非問句)

Q: 阿妹不快樂嗎?

A1: 對。

A2: 是。

A3: (阿妹) 不快樂。

(4) IS 問句之「A-not-A」問句

Q: 阿妹是不是原住民?

A1: \*對。

A2: 是。

A3: (阿妹) 是原住民。

但是(4Q)的「A-not-A」問句提供了兩個命題:「阿妹是原住民」與「阿妹不是原住民」,因此不能以正確與否為答案,所以A1「對」是不恰當的。這也表示A2的「是」並不是「正確」的意思,而是與A3一樣,選擇了「阿妹是原住民」的命題作為答案,可將該命題刪減至主要動詞「是」或是動詞詞組「是原住民」,也可以說出整個命題。

此外,文獻中很早就注意到「難道」與「到底」在問句中呈現互斥分布:可用「難道」就不可用「到底」,反之亦然。

(5) CS 問句 (是非問句)

你難道/\*到底快樂嗎?

(6) IS 問句 (疑問詞問句)

a. 你到底/\*難道快樂還是悲傷?

b. 你到底/\*難道快樂、悲傷還是沒有感覺?

c. 你到底/\*難道快樂還是不快樂?

d. 你到底/\*難道快樂不快樂?

e. 你到底/\*難道快不快樂?

f. 你到底/\*難道吃了沒(有)?

g. 你到底/\*難道為什麼快樂?

這也恰恰顯示了CS與IS兩類問句在語意上的重要差異。「難道」的語意從字面上即可看出,是對某項陳述質疑而難以說出口,因此該項陳述必然是單一命題;CS是非問句是單一命題。而「到底」必須是從表面到底部,因



此至少有表面與底部兩個選擇或更多，因此只能用於多重命題的 IS 疑問詞問句。

## 2.2 句法上的不同表現

在語用及語意上建立的疑問句二分法，表現在句法行為上的不同，也同樣提供了證據。Her 等人（2022）從相關文獻中的討論中綜整歸納出數項有力的證據。最明確的證據是兩類問句的句尾疑問助詞不同：IS 問句需有句尾助詞「嗎」或「吧」<sup>9</sup>，否則就不構成問句；但不可以是「呢」。CS 問句只可用「呢」，僅有提醒聽話人注意的語用功能，並非必要，不影響語意（Pan 2021）。請見以下例句。

### （7）CS 問句（是非問句）

你快樂嗎／\*呢？

### （8）IS 問句（疑問詞問句）

- a. 你快樂還是悲傷呢／\*嗎？
- b. 你快樂、悲傷還是沒有感覺呢／\*嗎？
- c. 你快樂還是不快樂呢／\*嗎？
- d. 你快樂不快樂呢／\*嗎？
- e. 你快不快樂呢／\*嗎？
- f. 你吃了沒（有）呢／\*嗎？
- g. 你為什麼快樂呢／\*嗎？

兩種不同的句尾疑問助詞，也衍生出兩種不同的片段問句（fragment questions）。（9B）是「片段＋嗎？」，只可能是 CS 是非問句，因為只可能回復成完整的是非問句，請見（9Ba-b）；但（10B）「片段＋呢？」，只可能是 IS 疑問詞問句，所以從（10Ba-e）可見，回復的完整問句可以是 IS 問句的任一次類：「A-not-A」正反問句、選擇問句或特指問句。

---

<sup>9</sup>「嗎」和「吧」在語意上為對於命題真偽的疑問，但「吧」在語用上強烈傾向肯定為真，而「嗎」則為中性或些微傾向肯定。因此，這兩者在語意及語用上都與正反問句的「呢」不同，後者僅有語用上的提醒功能，並不涉及命題的語意。

(9) CS 問句 (是非問句)

A: 我明天去美國。

B: 一個人嗎?

a. 你一個人去嗎?

b. 你一個人去美國嗎?

(10) IS 問句 (疑問詞問句)

A: 我明天去美國。

B: 你太太呢?

a. 你太太去不去呢?

b. 你太太去還是不去呢?

c. 你太太什麼時候去呢?

d. 你太太去哪裡呢?

e. 你太太怎麼辦呢?

在句法上另一個重要的不同是, CS 是非問句僅能作為直接問句, 不可作為間接問句, 但 IS 疑問詞問句沒有這個限制。換言之, 是非問句必須是主要子句 (matrix clause), 或稱根句 (root clause), 不能作為從屬子句 (dependent clause), 或稱嵌入子句 (embedded clause), 而疑問詞問句則都可以。

(11) CS 問句 (是非問句)

\*我問阿妹她快樂嗎。<sup>10</sup>

(12) IS 問句 (疑問詞問句)

a. 我問阿妹她快樂還是悲傷。

b. 我問阿妹她快樂、悲傷還是沒有感覺。

c. 我問阿妹她快樂還是不快樂。

d. 我問阿妹她快樂不快樂。

e. 我問阿妹她快不快樂呢。

f. 我問阿妹她吃了沒(有)。

g. 我問阿妹她為什麼快樂。

---

<sup>10</sup> 請注意, 此例句中的「她快樂嗎」若是作為引述的直接問句, 則是合法的句子:  
「我問阿妹:『她快樂嗎?』。」

此項差異雖然表現在句法層面，但根源仍是語意，動詞所要求的從屬子句在語意上必須是命題。是非問句的語意是徵求單一命題的真值，因此在本質上並非命題，而疑問詞的語意是對於多重命題的選擇，因此是命題。

### 2.3 小結

上述疑問句二分法所顯現的，不僅是 CS 是非問句與 IS 疑問詞問句在語用、語意與句法層面上的重要差異，也凸顯了 IS 疑問句的各種次類（正反問句、選擇問句與特指問句）的共同特徵。本節所提出的種種證據，也可以作為檢驗問句類型的具體方法。這些在理論上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對於是非問句與正反問句的清楚區分，在華語疑問句的教學應用上有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

## 3. 華語疑問句之教學語法編排

教學語法 (pedagogical grammar) 是以語法規則為基礎，為教學者與學習者所設計，屬於應用語言學中第二語言教育的成分。教學語法的編排在第二語言教育中佔據著重要的位置，不僅是教師教學的重要依據，也是學習者進行課堂學習和自主學習的重要參考資料，學習者習得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教材內教學語法的編寫，合理的教學語法編排可以讓教學者與學習者在教與學的過程中更輕鬆地教授、更全面地掌握（劉珣 2000；周健 2010）。教學語法的目的是要讓學習者提高語言能力，因此必須從學習者的角度，考慮到「體系的系統性、適應性、學習者的習得順序」（崔希亮 2003:26），並就使用頻率與其他客觀的原則斟酌其深淺難易（張正東 2000）。我們從當前兩岸華語疑問句分級著手，接續按照教學語法排序原則，逐項檢視華語教材中疑問句的編寫，針對教材編排的科學性和實用性提出有價值的建議與看法。

### 3.1 華語教材疑問句語法點編排檢視

「臺灣國教院語法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sup>11</sup>是以華語文為第二語言的「教學語法」為原則而建置的語法點分級，分為五級：基礎第一級、基礎第二級、

<sup>11</sup> 請見：[https://coct.naer.edu.tw/standsys/#grammar\\_points](https://coct.naer.edu.tw/standsys/#grammar_points)。該語法點分級系統研發經由「專家諮詢」、「語料庫統計」及「資深教師諮詢」等方法循環進行，選錄共五級 496 個語法點，包含第一級 15 個語法點，第一+級 46 個語法點，第二級 46 個語法點，第二+級 58 個語法點，第三級 76 個語法點，第三+級 67 個語法點，第四級 82 個語法點，第五級 106 個語法點。

基礎第三級、進階第四級、進階第五級。此系統並未針對各類疑問句分級，但是將是非問句的「嗎」、正反問句的「A-not-A」並列為基礎第一級，臺灣華語教學界與之一致，將「嗎」是非問句及「A-not-A」正反問句編列於初級教材當中，我們針對兩本臺灣華語教學最常用的教材，《當代中文課程》以及《實用視聽華語》，找出各類疑問句在教材中的「首次出現之處」與關鍵「語法點說明」，按照國教院語法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將所得結果列於表 3，兩本教材詳細的是非、正反問句語法點描述請見附錄 1、2。

表 3：各類疑問句在臺灣華語教材中的初次出現情形（陰影處為本文焦點的是非、正反問句）

國教院語法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	語法項目	《當代中文課程》	《實用視聽華語》
基礎第一級	1. 「嗎」是非問句	Book 1 Lesson 1 Sentence + 嗎?	Book 1 Lesson 1 Statement + 嗎?
	2. 「A-not-A」正反問句	Book 1 Lesson 1 The “A” in the structure refers to the first verbal element.	Book 1 Lesson 2 Stative verb (SV)-not-SV Book 1 Lesson 3 Verb (V)-not-V
	3. 「誰、什麼、哪(裡)」特指問句	Book 1 Lesson 2 (非語法點)	Book 1 Lesson 1 The word order of this type of questions is the same as the word order of their answers in Chinese.
基礎第二級	1. 「怎麼」特指問句	Book 1 Lesson 8 怎麼 (how)+V is used to ask how something is done.	Book 1 Lesson 2 (非語法點)
	2. 「還是」選擇問句	Book 1 Lesson 3 (非語法點)	Book 1 Lesson 5 (非語法點)

中國國家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頒布的「常用漢語語法項目分級表」同樣將對外華語教學語法點分為五個等級，本文謹列出與此篇研究相關的疑問句語法分級，分布於一至三級。

表 4：常用漢語語法項目分級表（陰影處為本文焦點的是非、正反問句）

語法項目分級	語法項目	結構型式
一級語法項目	用「嗎」的一般疑問句	句子 + 嗎？
二級語法項目	用疑問代名詞的特指問句	什麼、誰、哪、哪兒、幾、多少、多大、什麼時候
三級語法項目	1. 選擇疑問句。	A 還是 B？
	2. 正反疑問句。	主語 + ADJ 不 ADJ？ 主語 + V 不 V + (賓語)？ 主語 + V 沒 V + (賓語)？ 主語 + AUX 不 AUX + V + (賓語)？
	3. 用疑問詞「怎麼」詢問方式	主語 + 怎麼 + 動詞短語？

從表 3、4 可以簡單地看出華語疑問句在兩岸的華語語法分級難易為何。比較兩岸的語法分級，異同可見，是非問句皆列為第一級的語法項目，教學時的句型結構皆是以陳述句後面加上「嗎」使句型變成是非問句，而兩岸分類系統最明顯的分歧是在正反問句的歸類上，「國教院語法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在五級的分級系統中列其為第一級，而「常用漢語語法項目分級表」則列為第三級。另一個明顯的不同是對正反問句切分的細化程度不同，從表 3 可以看出，《當代中文課程》未細分不同形式的正反問句，在說明結構時僅暗示了謂項「A」是在前的動詞成分 (The “A” in the structure refers to the first verbal element)，而《實用視聽華語》則分為狀態動詞(或稱形容詞)SV-not-SV 跟一般動詞 V-not-V。從表 4 的結構形式可以看出「常用漢語語法項目分級表」針對正反問句的切分較為細膩，包括否定詞「不/沒」的區分以及謂項「A」的選擇，包含形容詞(或稱狀態動詞)、動詞以及助動詞(或稱能願動詞)。

教學上由淺入深、由簡到繁做教學規劃，是對外教學的法則，《當代中文課程》、《實用視聽華語》以及「國教院語法點的分級標準」，皆將是非、正反問句並列為基礎階段的第一級語法點。除《當代中文課程》在教師手冊中簡短比較了兩種疑問句的形式長短外(參見附錄 1)，兩份教材均未比較兩者的語意、語用功能、搭配限制，或說明異同。《當代中文課程》更於課本寫明兩種形式於多數情況可任意互換，教師手冊同樣提及兩種疑問句回答方式相

同。此舉推測是因為疑問句作為語言交流中「提問」的重要功能，因此於學習華語之初便一次將兩種句法層面的華語特殊疑問句式教予學生。但是，「常用漢語語法項目分級表」中明顯認為正反問句是疑問句類型中最困難的形式之一，原因可推測為正反問句與其他語法點之間的互動關係，如需搭配否定詞「不／沒」的區分，以及正反問句中謂項「A」的多樣性，皆需要待學生學習相關知識並有良好的語感後才能掌握。儘管兩岸對於疑問句切分的數目及出現的順序不盡相同，我們尚未看見文獻中在數據統計、語料分析的基礎上對這兩種疑問句型進行重新切分或編排，也說明了本文的必要性。為了進行是非、正反問句教學排序的課題，找出適用於華語學習者在學習華語疑問句的時程及方式，我們在語法點排序方面的理論及實踐成果的基礎上，嘗試用數據統計、對比分析等方式來進行語法點編排，以期得出一個較為合理的教學語法排序，希望能對今後華語教學語法點的修訂和華語教材的編寫提供數據參考。

### 3.2 華語疑問句之教學語法排序

教學語法是以語法規則為基礎，以學習者為導向，且具規範性與累進性（鄧守信 2003）。教學語法裡一個重要且有力的主張是教學語法是累進式的，「累進」是將語法點組織成不同的等級，而後進行排序。呂文華（1999）提出華語語法點的編排主要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制約：一是語言自身規律，包含語言形式的繁簡、語法點出現頻率高低、各語法點之間的內在關係等等；二是認知規律，即學生認知活動所遵循的由易到難、由淺入深、由簡到繁、由已知到未知循序漸進的規律。這些制約具體展現在 Teng（1998）所提出的四項教學語法結構排序原則，這四項原則包括：

1. 使用頻率 (frequency count)：使用頻率高者先教。
2. 跨語言距離 (inter-linguistic distance)：與學習者母語較相近者先教，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之間可以正面轉換 (positive transfer) 的結構，表示學習者可以極小的努力習得到該結構，應該優先教給學生。
3. 結構與語意的複雜度 (formal vs. semantic complexity)：語法結構簡單者先教，語意內容簡單者先教。
4. 語言習得發展過程 (developmental/natural sequence)：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發展順序也可以作為教學語法排序的重要參考依據之一。

檢視上述四項教學語法結構排序原則，華語疑問句的內部教學排序決定因素，與「使用頻率」、「跨語言距離」、「結構複雜度」、「語意複雜度」以及「語言習得發展過程」皆有關係。以下分項檢視。

### 3.2.1 使用頻率

若以使用頻率作為排序的參考，常用的先教，較少用的後教，則必須有語料作為計算使用頻率的根據。本小節對母語者語料進行考察，目的是統計出華語疑問句各句式在華語母語者口語及書面語語料中的出現次數和頻率，從而得出本文焦點是非、正反問句在現代華語中的常用程度，以便給華語教學疑問句語法點的選取和排序工作提供依據。本小節以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4.0」<sup>12</sup>及「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sup>13</sup>作為語料來源考察各類疑問句的出現頻率。首先，中研院平衡語料庫的檢索，搜尋疑問句的方法為在字符串搜尋欄位當中輸入「？」查詢，總共獲得 29,961 筆資料，由於目標樣本太大，本文採取其中前五千筆語料逐一檢視，得到是非問句 1,101 句，正反問句 482 句，特指問句 3,038 句，選擇問句 61 句，其他 318 句<sup>14</sup>。「北京現代漢語語料庫」以相同方式檢索，總共得到 475,381 筆，本文僅採取其中前五千筆之語料，得到是非問句 988 句，正反問句 461 句，特指問句 2,426 句，選擇問句 181 句，其他 944 句)。兩個語料庫中各類問句使用頻率占語料疑問句總數之比率如表 5 所示：

<sup>12</sup> 中央研究院漢語平衡語料庫（簡稱 Sinica Corpus）第 4.0 版，是一包含一千多萬目詞的帶標記平衡語料庫。語料的蒐集平衡分配在不同的主題和語式上，可做為現代華語無窮多的語句中一個代表性的樣本。所蒐集的文章為 1981 年到 2007 年之間的文章。網址為：[https://coct.naer.edu.tw/cqpweb/asbc\\_a/](https://coct.naer.edu.tw/cqpweb/asbc_a/)

<sup>13</sup> 「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是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所建置的大規模語料庫，約含 6 億字元，涵蓋了文學、戲劇、報刊、翻譯作品、網路語料、應用文、電視電影、學術文獻、史傳、相聲小品、口語等多個類型。網址為：[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

<sup>14</sup> 由於本研究聚焦在「嗎」是非問句與「A-not-A」正反問句，我們將使用其他語氣詞的是非問句，如「這裡是學生宿舍吧／啊／呀？」、單純用語調表示的問句，如「他是老師？」（聲調上揚）、正反問句的變式（Huang 2008），如「你吃了飯沒（有）？」、附加問句，如「你去台北，是不是？」等，歸為其他。

表 5：兩個語料庫中各類疑問句出現次數及頻率（陰影處為本文焦點的是非、正反問句）

	平衡語料庫 4.0 (n = 5000)	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n = 5000)
是非問句	1101 (22.02%)	988 (19.76%)
正反問句	482 (9.64%)	461 (9.22%)
特指問句	3038 (69.76%)	2426 (48.52%)
選擇問句	61 (1.22%)	181 (3.62%)
其他	318 (6.36%)	944 (18.88%)

「平衡語料庫 4.0」及「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中，各類問句出現頻率之排名相似：特指問句→是非問句→（其他）→正反問句→（其他）→選擇問句。本文焦點「嗎」是非問句出現頻率在兩個語料庫裡皆明顯比「A-not-A」正反問句高出許多。我們認為「國教院語法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將兩類問句同時分類在基礎第一級語法，以頻率而言並不妥當，此語法點可能並未普遍受到對外華語專家妥善定義與分類，而僅依照學者、教師對於「語法結構」、「語用功能」的主觀感受而分級，以致《當代中文課程》及《實用視聽華語》將正反問句及是非問句並列為華語學習者優先學習的語法點。反觀「常用漢語語法項目分級表」將「嗎」是非問句及「A-not-A」正反問句分列為第一級與第三級語法點，就頻率而言較為合理。

### 3.2.2 跨語言距離與結構困難度

鄧守信（2003）指出，教學語法的設計必須對照學習者的母語而施行，結構、語意困難度的鑑定要有針對性。若以「與母語相近程度」作為排序的參考，相近的先教，差異較大的後教，必須比較學習者母語以及華語疑問句的構成方式異同。據此，我們於本小節把跨語言差距和結構困難度同時進行分析。我們首先參考鄧守信（2003）提出的以下結構困難度界定準則。

1. 非典型結構困難度高，如存現句、倒裝句、主語分裂式。
2. 母語無對應結構時，困難度高，如把字句、正反問句。
3. 層次結構複雜，困難度高，如兼語式、句補式。
4. 搭配限制越嚴格，困難度越高，如完成態「了」、分裂式「是...的」、否定句「不／沒」。



以下根據上述評定標準，分項檢視兩種疑問句式的難易度。如前言所述，人類自然語言中皆有疑問功能的句類，各語言間疑問標記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句法層面的移位、添加、重疊手法。華語未使用移位手段，但有添加及重疊。Croft (1990) 考察添加和重疊這兩種形式的普遍性，提到有的語言使用添加手段，卻無重疊手段（如日語添加語氣詞「ka」於各類疑問句末），有的語言兩種手段皆無（如使用移位手法的英語），而孤立語性質的漢藏語則同時採用兩種形式，但是卻沒有自然語言使用重疊而無添加手段。可見在跨語言範圍中，重疊疑問手段的普遍性<sup>15</sup>弱於添加手段，我們也可以理解為重疊手段為非典型結構，標記性 (markedness) 更強，且對於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而言，其母語並無對應結構，因此依據準則 1、2 所述，困難度較高。

就層次結構而言，鄧守信 (2003) 在結構困難度界定準則裡所提及層次結構指的是層級性 (hierarchical structure)，我們認為除了層級的數量外，結構的計算複雜度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Jakubowicz 2005, 2011; Scheidnes et al. 2009; Prévost et al. 2010, 2014; Scheidnes and Tuller 2010; Yuan 2015) 也是評定結構難易度的重要參數，建議修改準則 3 為「層次結構或計算複雜，困難度高」。為了測算計算複雜性，Jakubowicz (2005, 2011) 提出了「派生複雜性假說」(Derivational Complexity Hypothesis, 簡稱 DCH)，這在「派生複雜性測算標準」(Derivational Complexity Metric, 簡稱 DCM) 中得到了詳細闡述，見 (13)。

(13) 派生複雜性測算標準 (Jakubowicz 2005)

- a. 在派生 (derivation) 過程中，將  $\alpha$  整合 (merge)  $n$  次要比整合  $n+1$  次簡單。
- b. 在派生過程中，內部整合  $\alpha$  比內部整合  $\alpha+\beta$  要簡單。

Jakubowicz (2011:340) 指出「DCH 認為行為變數和因變數是與表徵和計算複雜性相關的，適用於不同情況的語言習得（如一語習得、二語習得、特殊語言損傷等），同時也適用於成人的語言加工過程」。如果將 Jakubowicz 的 DCH 延伸到華語的是非、正反問句，我們須先檢視這兩種問句的語法結構。

---

<sup>15</sup> 語言類型普遍性 (Comrie 1989; Croft 1990) 指的是語言間共存的具體特徵是跨語言的核心特徵。某一特徵在各語言中相似度越高，其普遍性程度就越高；反之，某一特徵在跨語言之間差異度越高，其普遍性程度就越低。

近代學者如 Erlewine (2013, 2017)、Li (2006)、Paul (2009, 2014, 2015)、Simpson (2014)、Tang (2015)、鄧思穎 (2010a, b; 2016a, b) 等，採用 Rizzi (1997) 標句詞分裂假說 (Split CP Hypothesis) 的概念，將「嗎」定義為 CP 領域中 ForceP 投射的中心語<sup>16</sup>。「A-not-A」正反問句的形成在學界則有不同的分析方法，如 Wang (1967) 及 Tai (1972) 早先提出「A-not-A」是並列結構刪除 (coordinate deletion) 的結果，湯廷池 (1984) 也認為正反問句是選擇問句經過逆向刪略的產物，將前面相同詞語省略，而保留後面的詞語。Huang (2008) 以及 Huang 等人 (2009) 則認為「A-not-A」的深層結構是帶著 [+Q] 屬性的屈折範疇 (inflection)，這個抽象的屈折範疇會引發語音重疊 (reduplication)，把緊跟在 [+Q] 之後的成分重疊一次並在中間插入「不／沒」。在計算這兩種問句的語法結構時，在所有其他成分都相同的情況下（如句子類型皆為 ForceP），基於 (13) 中的 (a)、(b)，無論是經由並列結構刪除 (Wang 1967; Tai 1972; 湯廷池 1984) 還是經由重疊程序 (Huang 2008; Huang et al. 2009) 而形成的正反問句，整合的成分以及步驟都比無須額外程序的是非問句更加複雜，因此根據修改的準則三，困難度較高。

就搭配限制而言，從表 4 的結構形式可以看出正反問句的句型非常複雜，包括否定詞「不／沒」的區分以及謂項「A」的選擇；反觀是非問句則沒有嚴格的搭配限制，學習者可以在對陳述句已經有所認識的基礎上學習，是非問句即是由陳述句轉換而來，而且轉換規則少，形式標誌明顯，便於學習者理解和記憶。另外，回顧華語理論文獻論及的語法特徵，正反謂語與前後成分有諸多搭配限制，例如，正反謂語前不能有副詞「都、又、真、也、這麼（樣）、還是」（劉月華 1989:216），比較「\*他又喝沒喝醉？」與「他又喝醉了嗎？」；正反謂語前也不能有程度副詞「很、非常」（劉月華 1989:216），比較「\*瑪麗很漂亮不漂亮？」與「瑪麗很漂亮嗎？」；也不能有情狀副詞充當狀語（湯廷池 1988:321），比較「\*他慢慢的跳舞不跳舞？」與「他慢慢地跳舞嗎？」，以上諸多限制均不涉及是非問句，得出正反問句在語法上的限制比是非問句多，因此依據準則 4，困難度較高。

<sup>16</sup> Paul (2014) 主張華語 CP 可再細分為三個層級，位置最靠近時間詞短語 TP 的第一組是 AspectP (例如「了」)，在 AspectP 之外的第二組，由於其功能為定義句子類型，因此被定義為 ForceP (例如「嗎」)，第三組語氣詞最遠離 TP，位於 CP 領域的最外層，與主句結構之間選擇和限制最小，主要作用是表達說話人態度，被定義為 AttitudeP (例如「嘔」、「啊」)。當前學界多數認同「嗎」位於 ForceP。

就跨語言距離以及結構困難度而言，我們逐項考察鄧守信（2003）提出的結構困難度界定準則，並建議添加結構的計算複雜度作為評定結構難易度的參數，綜合上述結果得出正反問句較是非問句困難的結論。

### 3.2.3 語意複雜度

參照 Her 等人（2022）對華語疑問句的分類，是非問句乃單一命題的集合，語用上的功能是為了尋求對此單一命題真值的確定或否定，由於此類疑問句僅有單一命題，語意單純，因此作為華語疑問句教學的第一個語法點是毋庸置疑的。反觀「A-not-A」正反問句內含兩個命題，其語用功能為針對句子中的正反假設尋求訊息，答話者需就兩個命題中的某一個假設擇一來回答，因此就語意複雜度而言，較是非問句複雜。

### 3.2.4 華語疑問句習得發展過程

語言習得的過程發展順序 (developmental sequencing) 反映出語法點的複雜程度，因此也作為教學語法排序的重要參考依據之一。由於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疑問句習得順序深受教材編寫的影響，本小節僅參考母語兒童習得疑問句的發展順序。以下檢視三部代表性專著。

朱曼殊（1991）在《兒童語言發展研究》一書中指出中文兒童使用疑問句首先利用句尾的升調構成疑問句，而在句法手段的發展上，則是先出現是非問句，要求答話者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應，而後才有正反問句。李宇明、唐志東（1991）的《漢族兒童問句系統習得探微》，具體地指出兒童是非問句在 2:0（即，二歲零個月）時發生，2:11 時進入成熟期。正反問句也在二至三歲間發生，但明顯呈現簡化性及偏向性，兒童僅能於句尾使用固定詞彙作為附加問句，如「這個，好不好？」，至四歲前後才有明顯的進步。李宇明（2004:230）在《兒童語言的發展》一書中指出兒童句法疑問標記的發展模式為「由後移前」，也就是兒童首先發展後標記（如句尾疑問標記「嗎」），然後才逐漸發展出中標記或前標記（如「要不要蘋果？」），李提出形成這種發展模式的原因有三，首先是句子的訊息結構一般是「已知信息 + 未知信息」，疑問標記屬於未知信息，因此使用後標記與一般的信息結構相符；再者句末語氣詞眾多，如「呢、啊、吧」，皆只能作為後標記使用，因而形成了一定的勢力，影響疑問標記的發展；第三是句末是最易引起兒童注意的句法位置，因此兒童在早期傾向於把疑問焦點放在最易引起他注意的地方。此「由後移前」的發展模式也見於正反問句的發展路徑。兒童在使用「A-not-A」時，

一開始也只作為後標記，如「蘋果，要不要？」，之後才逐步前移到句中或句前，形成「要不要蘋果？」。

這三本專著清楚地紀錄了是非問句是簡單、優先掌握，而正反問句則是複雜、不容易掌握。正反問句在語言習得中的複雜性也體現在本文開頭所呈現二語習得文獻記載的初現期延遲、使用率低以及偏誤率顯著等。在這兩個語法點的習得上，不論母語習得或是二語習得都給了我們同樣的啟示，我們不應把是非、正反問句並列為初級語法點，同於華語學習初始階段教授，而應該通盤檢討語法點的教學排序，進而提出華語疑問句合理的教學語法。

#### 4. 教學語法編寫建議

在上文我們依據 Teng (1998) 提出的四項教學語法結構排序原則，進行了關於是非、正反問句的使用頻率之調查，再考量跨語言距離、結構與語意困難度、以及習得發展過程，得出兩個語法點的教學排序應為是非問句於前，正反問句於後。本節參照 Her 等人 (2022) 根據語用、語意以及句法層面的重要差異所提出的華語疑問句二分法，對華語是非、正反問句的教學語法編寫提出以下三點具體建議，並闡明理由依據。

1. 建議 (一)：是非、正反問句必須分開於不同階段教學，是非問句於華語習得的初始階段作為第一級的語法點教學，正反問句於華語習得的中間階段作為第三級的語法點。

當前的華語教材結合溝通式教學和任務導向學習，初級階段課文形式著重在實際日常生活對話運用，最初幾課的會話話題是打招呼，互相詢問基本資料等，因此會先呈現簡單的陳述句，如「你好，我是李小明，我是臺灣人」。學習者也需要用到疑問句的交際功能，來詢問對方，這時可以搭配教授是非問句，如「你是學生嗎？」「你喜歡臺灣嗎？」，因為學習者可以在對陳述句已經有所認識的基礎上學習，只要學生開始學習陳述句時即可帶入是非問句的教學。正反問句結構明顯困難許多，從母語和第二語言學習者對正反問句使用情況的考察可知一二，從表 4 的結構形式也可以看出學習者在學習正反問句前，必須先建立否定詞「不／沒」的區分，也需先習得各類調語（包含動詞、助動詞、形容詞），由於否定詞「沒」（還沒義）在「國教院語法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裡列為第二+級，因此正反問句作為第三級的語法點較為恰當。

2. 建議（二）：教學語法應清楚說明疑問句的語用以及語意功能：徵求訊息 (information-seeking, IS)，還是尋求確認 (confirmation-seeking, CS)，兩者不同功能不同，不可誤導學習者是非問句與正反問句可以任意互換使用。

問句是一種由發話者向答話者請求反應的語言行為，因此問句的語意以及語用功能會影響到發話者以不同的方式來發問，也會影響到答話者以不同的方式來回答。《當代中文課程》、《實用視聽華語》對疑問句各句式的解釋說明以形式結構為主，對疑問句的語意內涵和語用功能則很少涉及（參見附錄 1、2），導致教師在課堂上教是非、正反問句時過分注重形式，對於具體運用上的細微差異講解不足，造成教與學的失誤。例如，《當代中文課程》在介紹是非問句時，僅說明：“Questions can be formed using the question particle 嗎”，其結構為「sentence + 嗎」。《實用視聽華語》也僅寫到是非問句為：“simple type of questions with the particle 嗎”，其結構為「statement + 嗎」。在介紹「A-not-A」正反問句時也是聚焦在結構上，例如《當代中文課程》：“A in the structure refers to the first verbal element”，以及“when the verbal element in an A-not-A question is disyllabic (XY), the second syllable (Y) can be dropped in the first A of the pattern”，未能兼顧功能說明，也未比較兩種疑問句式的異同，反而將「A-not-A」選擇問句與是非問句視為可隨時互換的兩種疑問形式，回答形式也相同（詳見附錄 1），學習者無法知道在何種語言場合下可以使用何種疑問句句式，也無法知道如何正確的回答，因而產生語用上的錯誤。

3. 建議（三）：疑問句不同的語意內涵及語用功能會衍生出不同的句法表現及使用限制，教學語法也應包含其用法，說明此語言成分何時可以使用、何時不可以，使用的時候要注意什麼，如此從其功能、結構、和用法三個層面來描述的語法點才能全面且完整(鄧守信 2018:158)。

《當代中文課程》、《實用視聽華語》兩份教材皆未收錄兩個語法點具體的使用規則，對於與其他句式的相關性更是隻字未提。因此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麼丁雪歡(2010)觀察到華語學習者時常錯誤使用「A-not-A」選擇問句，產出如「\*你也說不說華語？」、「\*今晚會開得特別成功不成功？」、「\*他很胖不胖？」等的錯句。

按照上述三項建議，我們針對是非、正反問句所應涵蓋的語法點描述內

容，陳述如下。

#### 4.1 是非問句

儘管過去文獻曾經對是非問句的語用功能提出各種各樣的意見，如具有傾向性，具有預設、假定，具有肯定傾向性或否定傾向性等，學界對於疑問程度、傾向性沒有共識，如 Chao (1968:800) 認為是非問句包含稍微或相當懷疑，意味著百分之五十以下的可能性；劉月華 (1989:200) 則認為可以有傾向，也可以沒有傾向，也可以是不求答案；屈承熹與紀宗仁 (2006:167) 認為是非問句用於發話者相信陳述句為真，或強烈質疑時，也就是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跟二十五以下的可能性。這樣的分歧源於傾向性答案、或是究竟傾向於肯定、懷疑、還是否定，皆與語境有密切的關係。因此用傾向程度或是疑問程度來界定是非問句，或是區分是非、正反問句並非明確的標準。

本文參照 Her 等人 (2022) 對華語疑問句的分類，將是非問句視為單一命題的集合，發話者把此一命題原原本本、完完整整地說出來，命題沒有遺漏資訊，使用是非問句的語用功能是請求答話者對此單一命題內容做肯定或否定的表示，即尋求確認 (CS)。此命題本身可以是肯定形式，也可以是否定形式。是非問句的結構相對簡單，發話者在說完整個句子（也就是整個命題內容）後添加疑問標記「嗎」於句尾，既然是非問句是請求答話者對命題內容做肯定或否定的表示，答話者可以直接在句首冠上對命題內容表肯定的「是、對」，或表否定的「不是、不對」來回答，如例句 (14)。這樣的分析可以解釋為什麼答詞「對／是」與「不去」以及「不對／不是」與「去」可以在 (15) 的答句裡一起使用，出現肯定答詞與否定答句連用，而否定答詞卻與肯定答句連用。

- (14) 甲：明天你去臺北嗎？  
乙：對／是。(明天我去臺北。)  
乙：不對／不是。(明天我不去臺北。)
- (15) 甲：明天你不去臺北嗎？  
乙：對／是。(明天我不去臺北。)  
乙：不對／不是<sup>17</sup>。(明天我去臺北。)

---

<sup>17</sup> 感謝匿名審查人指出 (14)、(15) 中的「是」與「不是」作為回答的接受度可能因人而異，我們參考湯廷池 (1981:223)、Her 等人 (2022:11) 以及兩位以華語為母語的作者之語感，判斷為可接受。

也因為是非問句的發話者已經有完整的命題內容，但對其內容的真實性不甚確定，因此尋求確認。表達這種語意時，句法上有一些限制。例如，問話的人可以用尋求確認的語氣副詞「難道」來表示他期望答話的人做出否定命題的回答，或者用強調副詞「真的」來更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命題內容假設，但不能與徵求訊息的語氣副詞「究竟、到底」等連用，這兩個詞在疑問句中都表示「進一步追究」，強烈要求答話者提供所需訊息，但是非問句的發話者本有完整的命題假設，無需答話者針對疑問詞提供額外資訊，因兩者存在功能上的衝突，不能同時搭配出現。例如：

(16) 你（真的／\*到底）明天要去嗎？

(17) 你（難道／\*究竟）明天不要去嗎？（湯廷池 1996:319）

另一用法為是非問句不能作為間接問句使用，因此不能說「\*他明天來嗎很重要」。如 2.2 節所述，動詞所要求的從屬子句在語意上必須是命題，是非問句的語意是徵求單一命題的真值，因此在本質上並非命題，因此是非問句無法作為間接問句使用。

#### 4.2 正反問句

文獻中對正反問句的語用功能有較一致的看法，學者們普遍同意信疑參半、不能假定、純粹的疑問時使用正反問句（Chao 1968；王力 1985；呂叔湘 1985；袁毓林 1993），《當代中文課程》也如此呈現此語法點：“The A-not-A form of making a question is the most neutral way to ask a question in Chinese”。然而誠如 4.1 小節所述，以疑問程度和傾向性為定義的標準不明，因此我們參照 Her 等人（2022），定義正反問句的語用功能為訊息徵求 (IS)，如同特指問句或選擇問句，發話者把心中的假設逐一系列出來，因此有超過一個命題，要求答話者選擇假設中的某一個命題來作為回答，本質因而為命題。正反問句裡的兩個命題只能是一件事情的肯定和否定，先肯定再否定，當發話者提出正跟反兩個假設，要求答話者選擇其中的一種，答話者不能逕以肯定或否定答詞回答，而必須選擇正與反兩個假設中的其中一個命題來作為回答。例如，(18) 問句的回答，可能是「去」或是「不去」，而非「是／對」、「不是／不對」，也就是「A-not-A」正反問句中，就只回答「A」或「不 A」。

(18) 甲：你去不去故宮？

乙：去。

乙：不去。

正反問句的結構複雜，謂項 A 可以是動詞、助動詞（或稱能願動詞）、或是形容詞（或稱狀態動詞），以肯定式與否定式連用的方式提供選擇，請求答話者就肯定與否定之間選擇其一。另，在語氣詞的選擇上面，自然不能與具尋求確認功能的是非問句混淆而使用「嗎」。就搭配限制或用法而言，與是非問句相反，如 2.1 小節所述，正反謂語可以與 IS 的副詞「究竟、到底」等連用，不能與 CS 副詞「難道」等連用。另，正反謂語前不能有時間副詞「剛剛、正（在）」、頻率副詞「又、經常」、範圍副詞「都、也」或程度副詞「很、非常、這麼（樣）」充當狀語（劉月華 1989:216），因為這些詞的詞意本身皆是更清楚地表明或強調單一命題的內容假設，而請求對方肯定或否定，因此適用是非問句，排斥正反問句。<sup>18</sup>

(19) 你究竟／到底要不要去？

(20) \*你真的／難道要不要去？（湯廷池 1996:321）

(21) \*他又喝沒喝醉？（cf. 他又喝醉了嗎？）

(22) \*瑪麗很漂亮不漂亮？（cf. 瑪麗很漂亮嗎？）

湯廷池（1996:322）注意到正反問句的另一個用法限制：含有情狀副詞而不帶有助動詞的句子，不能形成正反問句，如「\*他慢慢地跳舞不跳舞？」（cf. 「他慢慢地跳舞嗎？」）。如 2.1 小節所述，依照 Her 等人（2022）參照湯廷池（1984）的分析，正反問句內含隱性的選擇疑問詞「還是」，當我們將上述句子裡的隱性選擇疑問詞復原成顯性「\*他慢慢地跳舞還是慢慢地不跳舞？」，即可得知此情狀副詞的用法限制源自於情狀副詞與否定的假設，其「修飾動作」與「未發生動作」的衝突。

與是非問句不同，擁有兩個命題的正反問句能作為間接問句使用，因此

<sup>18</sup> Tsai (1994, 1999) 及 Soh (2005) 也提出句法學上的解釋，上述副詞皆是焦點詞 (focus phrase)，因此如 (i) 所示，不可介入 *wh*-疑問詞跟表疑問運符 (question operator) 之間，即疑問詞的干涉效應 (intervention effect)。如 2.1 小節所述，依照 Her 等人 (2022) 參照湯廷池 (1984) 的分析，正反問句內含隱性的選擇疑問詞「還是」，焦點詞會成為干涉成分，阻擋運符－變數約束 (*operator-variable binding*) 而產生干涉效應。

(i) \*[CP... Op<sub>i</sub> ... [IP... Q/FocP ... wh<sub>i</sub> ...]]



能說「他明天來不來很重要」<sup>19</sup> (cf. 「\*他明天來嗎很重要」)，此處的正反問句包接在另外一個句子裡充當主要子句的主語。

## 5. 結論

疑問句是對外華語教學的重要句式，也成為研究的重要領域，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習得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分類方面，理論研究者的觀點與日俱進，對於華語教學在實務上有重要啟發。本文以 Her 等人 (2022) 對華語疑問句的二分法為架構，清楚劃分是非問句與正反問句，分別探討兩類問句在語意、句法、語用三個層面的內部所呈現的多元現象，以及各語言層面之間的互動聯繫。

在語用層面，是非問句是針對單一直述句的完整內容尋求確認，簡稱「CS 問句」；而正反問句是藉由一隱性的「還是」選擇疑問詞，尋求兩個選項中正確的訊息來取代句中疑問詞所暫代的空缺，簡稱「IS 問句」。在形式語意層面上，是非問句的內涵是單一命題的真值及其確認；而正反問句所呈現的則是一個雙重命題的集合，於其中徵求真值為真的選擇。在語用及語意上建立的二分法，表現出句法行為上的不同，也表現在與其他語法點之間的互動關係及使用限制，包括：兩類問句的句尾疑問助詞不同、與「到底」及「難道」呈現互斥分布、回答方式不同、作為間接問句以及各類副詞作為句中狀語允許與否等。

本文並且從華語教學的角度對「嗎」是非問句與「A-not-A」正反問句進行系統化的研究，首先我們比較兩岸對於華語疑問句之語法點編排，兩岸分類系統最明顯的分歧是在正反問句的分級及切分上，「國教院語法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在五級的分級系統中列其為第一級，未細分不同形式的正反問句，而「常用漢語語法項目分級表」則列為第三級，並針對正反問句進行較為細膩的切分，包括否定詞「不／沒」的區分以及謂項「A」的選擇，包含形容詞、動詞以及助動詞。

---

<sup>19</sup> 請注意，即使正反問句能作為間接問句使用，我們仍然不能於句尾添加疑問語氣詞「呢」，如「\*他明天來不來呢很重要」。鄧思穎 (2019:162-163) 解釋，語氣詞位在句子的邊緣，處於句法語用接口 (syntax-pragmatics interface) 的位置，因此是在造句的最後階段才加進句法內，這說明了被包接的疑問子句不能含有語助詞。「呢」並非形成正反問句的必要成份，因此可以在不使用的情況下讓正反問句作為從屬子句包接於主要子句當中。

為了進行是非、正反問句教學排序的課題，找出適用於華語學習者在學習華語疑問句的時程及方式，我們根據 Teng (1998) 所提出的教學語法結構排序原則，包含「使用頻率」、「跨語言距離」、「結構複雜度」、「語意複雜度」以及「語言習得發展過程」，逐項考察，得出華語疑問句合理的教學排序應為是非問句在前作為第一級語法、正反問句於後作為第三級語法，異於當前臺灣對外華語教材將是非、正反問句並列為基礎階段的第一級語法點的作法。最後我們也提出具體的教學語法建議，強調教學語法應包含兩種問句的語用功能、語意內涵以及衍生的句法表現及使用限制，當前的華語教材以形式結構為主，對於具體運用上兩類問句的細微差異講解不足，只能由教師幫華語學習者做補強練習，然而，若是華語教師缺乏這方面的認知，可能導致學習者刻意迴避正反問句（趙果 2003；丁雪歡 2006, 2007, 2008；馮麗萍、蔣萌 2007；郭利霞 2016），正反問句的初現期延遲，無法清楚地分辨兩者（丁雪歡 2010:247），誤以為正反問句與是非問句可任意互換（朱蕊 2011）等問題。

本文從華語教學的角度出發，透過教材檢視、數據統計、對比分析等方式來進行語法點編排，透過本文的研究成果分析，期望有助於在國內外從事華語教學的老師及學習華語的外籍學生，在華語疑問句的教與學當中得到更多的瞭解，對今後華語教學語法點的修訂和華語教材的編寫提供數據參考。

## 引用文獻

- Chao, Yuen-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g, Robert L. 1984. Chinese question forms and their meaning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1: 86-145.
-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MA: MIT Press.
- Comrie, Bernard. 1989.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Syntax and Morph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roft, William. 1990.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rlewine, Michael Yoshitaka. 2013.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at the vP phase edge.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25)*.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Erlewine, Michael Yoshitaka. 2017. Low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Mandarin

- Chinese and the Final-over-Final Constrai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6.1: 37-75.
- Her, One-Soon, Dewei Che, and Adams Bodomo. 2022. On a dichotomy of question types: The case of Mandarin Chinese and Changsha Xiang. *The Linguistic Review*. <https://doi.org/10.1515/tlr-2022-2087>
- Hsiao, Pei-Yi, and One-Soon Her. 2021. Taxonomy of questions in Taiwan Southern Min.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47.2: 253-299.
- Huang, C. T. James, Y. H. Audrey Li, and Yafei L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Rui-Heng Ray. 2008. Deriving VP-neg questions in modern Chinese: A unified analysis of A-NOT-A syntax.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6.1: 1-54.
- Jakubowicz, Celia. 2005. The language faculty: (Ab) normal development and interface constraints.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edings of GALA 2005*, ed. by Adriana Belletti, 8-10.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ress.
- Jakubowicz, Celia. 2011. Measuring derivational complexity: New evidence from typically developing and SLI learners of L1 French. *Lingua* 121.3: 339-351.
- Li, Boya. 2006. *Chinese Final Particles and the Syntax of the Periphery*.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 Matthews, Stephen, and Virginia Yip. 2013.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2<sup>nd</sup>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Pan, Victor Junnan. 2021.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hinese.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ed. by Mark Aronoff. Published online on June, 28, 2021. <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9384655.013.882>
- Paul, Waltraud. 2009. Consistent disharmony: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hinese. *Cambridge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5: 1-24.
- Paul, Waltraud. 2014. Why particles are not particular: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hinese as heads of a split CP. *Studia Linguistica* 68.1: 77-115.
- Paul, Waltraud. 2015.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Syntax*.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 Prévost, Philippe, Laurie Tuller, Maureen Scheidnes, Sandrine Ferré, and Martin

- Haiden. 2010.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effects in the acquisition of wh-questions in child L2 French. *New Directions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Romance Languages in the Generative Grammar*, 415-443.
- Prévost, Philippe, Nelleke Strik, and Laurie Tuller. 2014. Wh-questions in child L2 French: Derivational complexity and its interactions with L1 properties, length of exposure, age of exposure, and the input.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30.2: 225-250.
- Rizzi, Luigi.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Elements of Grammar*, ed. by Liliane Haegeman, 281-337. Dordrecht: Springer.
- Scheidnes, Maureen, Laurice Tuller, and H el ene Delage. 2009. L1 transfer versus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in adult L2 French: Evidence from a comparison with deaf L1 French learners. *Proceedings of the 3<sup>rd</sup> Conference on Generative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North America (GALANA 2008)*, eds. by Jean Crawford, Koichi Otaki, and Masahiko Takahashi, 241-252. Somerville, MA: Cascadilla Proceedings Project.
- Scheidnes, Maureen, and Laurice Tuller. 2010. Syntactic movement in the production of French wh-questions: The role of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versus L1 transfer in adult L2 acquisition. *Movement and Clitics: Adult and Child Grammar*, eds. by Vicen  Torrens, Linda Escobar, Anna Gavarr , and Juncal Guti rrez, 185-217.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ress.
- Simpson, Andrew. 2014.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eds. by C. T. James Huang, Y. H. Audrey Li, and Andrew Simpson, 156-179. UK: John Wiley & Sons Ltd.
- Soh, Hooi Ling. 2005. Wh-in-situ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 Inquiry* 36: 143-155.
- Tai, James H.-Y. 1972. *Conjunction Reducti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 Tang, Sze-Wing. 2015. A generalized syntactic schema for utterance particles in Chinese. *Lingua Sinica* 1.1: 1-23.
- Teng, Shou-Hsin. 1998. Sequencing of structures in a pedagogical grammar.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3.2: 41-52.
- Tsai, Wei-Tien Dylan. 1994. *On Economizing the Theory of A-bar Dependencies*.

- MA: MIT Ph. D. dissertation.
- Tsai, Wei-Tien Dylan. 1999. On lexical courtesy.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8: 39-73.
- Wang, William S. Y. 1967. Conjoining and deletion in Mandarin syntax. *Monumenta Serica* 26.1: 224-236.
- Yuan, Boping. 2015. The effect of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on L1 transfer: Evidence from L2 Chinese attitude-bearing wh-questions. *Lingua* 167: 1-18.
- 丁雪歡。2006。〈初中級留學生是非問的分佈特徵與發展過程〉，《世界漢語教學》，第3期，103-112。[Ding, Xuehuan. 2006. The distributional features and developing of Chinese yes-no questions used by elementary and intermediate foreign learners.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3: 103-112.]
- 丁雪歡。2007。〈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者疑問句早期習得的個案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第2期，11-20。[Ding, Xuehuan. 2007. A case study o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interrogatives in the early stage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2: 11-20.]
- 丁雪歡。2008。〈高級階段留學生疑問句的習得特點及教學重點〉，《第九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論文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Ding, Xuehuan. 2008. Gaoji jieduan liuxuesheng yiwenzu de xide tedian ji jiaoxue zhongdian. *Dijiujie Guoji Hanyu Jiaoxue Yantaohui Lunwenxuan*.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丁雪歡。2009。〈是非問疑問標記及疑問功能習得過程的個案跟蹤調查〉，《漢語學習》，第6期，79-87。[Ding, Xuehuan. 2009. A follow-up case study on the acquisition process of interrogative markers and function of yes-no questio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6: 79-87.]
- 丁雪歡。2010。《漢語疑問句作為第二語言習得的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Ding, Xuehuan. 2010. *The Acquisition of Mandarin Questions by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王力。1985。《中國現代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Wang, Li. 1985. *Modern Chinese Gramma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牛保義。2001。〈英漢語附加疑問句語法化比較〉，《外國語》，第2期，49-54。[Niu, Baoyi. 200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rammaticalization of tag question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2: 49-54.]

- 朱曼殊。1991。《兒童語言發展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Zhu, Manshu. 1991. *Ertong Yuyan Fazhan Yanjiu*.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朱貫。1983。〈漢語和西班牙語的疑問句〉，《語言教學與研究》，第4期，43-56。[Zhu, Guan. Hanyu he xibanyayu de yiwennu.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4: 43-56.]
- 朱蕊。2011。《以英語為母語的留學生漢語正反問句使用偏誤分析》。上海：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Zhu, Rui. 2011. *An Error Analysis of the Positive-interrogative Sentences by Learners Form English Speaking Counties*. Shanghai: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MA thesis.]
- 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上海：商務出版社。[Zhu, Dexi. 1982. *Yufa Jiangyi*.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 安田陽子。2011。《『嗎』疑問句與「正反問句」之語義、語用、篇章功能及日語疑問句的對比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Yasuda, Yoko. 2011. *The Semantic, Pragmatic and Discourse Functions of the “Ma-Particle Question” and “A-not-A Question” and its Counterparts in Japanese*.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 thesis.]
- 李小凡。1998。〈蘇州方言的體貌系統〉，《方言》，第3期，198-210。[Li, Xiaofan. 1998. Suzhou fangyan de timao xitong. *Dialect* 3: 198-210.]
- 李宇明、唐志東。1991。《漢族兒童問句系統習得探微》。上海：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Li, Yuming, and Zhidong Tang. 1991. *Hanzu Ertong Wenju Xitong Xide Tanwei*.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李宇明。1997。〈疑問標記的複用及標記功能的衰變〉，《中國語文》，第2期，97-103。[Li, Yuming. 1997. Yiwennu biaoji de fuyong ji biaoji gongneng de shuaibian. *Zhongguo Yuwen* 2: 97-103.]
- 李宇明。2004。《兒童語言的發展》。上海：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Li, Yuming. 2004. *Ertong Yuyan de Fazhan*.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呂文華。1999。《對外漢語教學語法體系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Lü, Wenhua. 1999. *Exploring Pedagogical Grammar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呂叔湘。1985。〈疑問·否定·肯定〉，《中國語文》，第4期，241-250。[Lü, Shuxiang. 1985. Question, negation, and affirmation. *Zhongguo Yuwen* 4: 241-250.]
- 呂叔湘。1991。《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上海：商務出版社。[Lü, Shuxiang. 1985. *Xiandai Hanyu Babai Ci*.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 呂叔湘。2007。《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Lü, Shuxiang. 2007. *Eight Hundred Word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周健。2010。《新編菲律賓華語課本：漢字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Zhou, Jian. 2010. *Xinbian Feilübin Huayu Keben: Hanzi Ben*.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邵敬敏。1996。《現代漢語疑問句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Shao, Jingmin. 1996. *Xiandai Hanyu Yiwenju Yanjiu*.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林裕文。1985。〈談疑問句〉，《中國語文》，第2期，91-98。[Lin, Yuwen. 1985. Tan yiwenju. *Zhongguo Yuwen* 2: 91-98.]
- 屈承熹、紀宗仁。2006。《漢語認知功能語法》。臺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Qu, Cheng-Xi, and Zong-Ren Ji. 2006. *A Cognitive-Functional Grammar of Mandarin Chinese*.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 徐傑。1999。〈疑問範疇與疑問句式〉，《語言研究》，第2期，103-111。[Xu, Jie. 1999. Question and the syntactic patterns of interrogatives in Chinese.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 103-111.]
- 徐傑。2001。《普遍語法原則與漢語語法現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Xu, Jie. 2001. *Grammatical Principles and Grammatical Phenomena*.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袁毓林。1993。〈正反問句及相關的類型學參項〉，《中國語文》，第2期，103-111。[Yuan, Yulin. 1993. Zhengfan wenju ji xiangguande leixingxue canxiang. *Zhongguo Yuwen* 2: 103-111.]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主編)。1999。《實用視聽華語》。臺北：正中書局。[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ndarin Training Center. (ed.) 1999. *Practical Audio-Visual Chinese*. Taipei: Cheng Chung Book Co., Ltd.]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主編）。2015。《當代中文課程》。新北：聯經出版。[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ndarin Training Center. (ed.) 2015. *A Cours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New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 崔希亮。2003。《試論教學語法的基礎兼及與理論語法的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Cui, Xiliang. 2003. *Shilun Jiaoxue Yufa de Jichu jianji yu Lilun Yufa de Guanx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郭利霞。2016。〈高級水準日本留學生疑問句習得考察〉，《美國中文教學與研究》，36-43。[Guo, Lixia. 2016. Corpus-based analysis of advanced-level Japanese learners' acquiring the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Journal of Chinese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the U.S.*, 36-43.]
- 郭銳。2000。〈表述功能的轉化和“的”字的作用〉，《當代語言學》，第2期，37-52。[Guo, Rui. 2000. The conversion of the expressional functions and an analysis of the particle “de” in Mandar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 37-52.]
- 陸儉明。1982。〈“非疑問形式+呢”造成的疑問句〉，《中國語文》，第6期，435-438。[Lu, Jianming. 1982. “Fei yiwen xingshi + ne” zaocheng de yiwenju. *Zhongguo Yuwen* 6: 435-438.]
- 陸儉明。1984。〈關於現代漢語裡的疑問語氣詞〉，《中國語文》，第5期，330-337。[Lu, Jianming. 1984. Guanyu xiandai hanyu li de yiwen yuqici. *Zhongguo Yuwen* 5: 330-337.]
- 張正東。2000。〈語法教學的再認識〉，發表於「第四屆全國英語『四位一體』的教學法研討會」，2000年12月。哈爾濱。[Zhang, Zhengdong. 2000. *Yufa jiaoxue de zai renshi*.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sup>th</sup> English “Four-In-One” Teaching Approach, December 2000. Harbin.]
- 張伯江。1997。〈疑問句功能瑣義〉，《中國語文》，第2期，104-110。[Zhang, Bojiang. 1997. Yiwenju gongneng suoyi. *Zhongguo Yuwen* 2: 104-110.]
- 陳妹金。1993。〈漢語與一些漢藏系語言疑問句疑問手段的類型共性〉，《語言研究》，第1期，21-31。[Chen, Meijin. 1993. Hanyu yu yixie hanzangxi yuyan yiwenju yiwen shouduan de leixing gongxing.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 21-31.]
- 湯廷池。1981。〈國語疑問句的研究〉，《師大學報》，第26期，219-277。[Tang,



- Ting-Chi. 1981. A study of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in Chinese. *Journal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6: 219-277.]
- 湯廷池。1984。〈國語疑問句研究續論〉，《師大學報》，第 29 期，381-437。  
[Tang, Ting-Chi. 1984. A further study of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in Chinese. *Journal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9: 381-437.]
- 湯廷池。1988。《漢語詞法句法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Tang, Ting-Chi. 1988. *Papers on Chinese Morphology and Syntax*. Taipei: Student Book.]
- 湯廷池。1996。《漢語詞法句法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Tang, Ting-Chi. 1996. *Papers on Chinese Morphology and Syntax*. Taipei: Student Book.]
- 馮麗萍、蔣萌。2007。〈英語母語留學生的漢語疑問句聽說讀寫習得研究〉，《語言文字應用》，第 1 期，23-28。[Feng, Liping, and Meng Jiang. 2007. Yingyu muyu liuxuesheng de hanyu yiwenju ting shuo du xie xide yanjiu. *Applied Linguistics* 1: 23-28.]
- 趙果。2003。〈初級階段美國學生“嗎”字是非問的習得〉，《世界漢語教學》，第 1 期，68-74。[Zhao, Guo. 2003. The acquisition of the general question using “ma” by elementary learners from the USA.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1: 68-74.]
- 劉月華。1989。〈用「嗎」的是非問句和正反問句用法的比較〉，《漢語語法論文集》（中文版）。北京：現代出版社。[Liu, Yuehua. 1989. Yong “ma” de shifei wen ju he zhengfan wenju yongfa bijiao.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Syntax* (Chinese edition). Beijing: Modern Press.]
- 劉月華、潘文娛、故韡。2019。《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增訂第三版）。上海：商務印書館。[Liu, Yuehua, Wenyu Pan, and Wei Gu. 2019. *Shiyong Xiandai Hanyu Yufa* (3<sup>rd</sup> edition).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 劉珣。2000。《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Liu, Xun. 2000. *Duiwai Hanyu Jiaoyuxue Yinlun*.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蔡建豐。2003。《以英語為母語者對漢語疑問句的習得研究》。福建：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Cai, Jianfeng. 2003. *Research on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Acquisition of the Chinese Interrogative Sentence Pattern*. Fujia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MA thesis.]
- 蔡建豐。2005。〈針對英語母語者學習漢語疑問句的習得研究〉，《雲南師範大

- 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 第 3 卷第 6 期, 29-33。[Cai, Jianfeng. 2005. A study of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interrogations by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Teaching & Study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dition)* 3.6: 29-33.]
- 鄧守信。2003。〈對外漢語語法點難易度的評定〉,《對外漢語教學語法》, 102-111。[Teng, Shou-Hsin. 2003. Assessing syntactic difficultness in a pedagogical grammar. *A Pedagogical Grammar of Chinese*, 102-111.]
- 鄧守信。2018。《對外漢語教學語法(修訂二版)》。臺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Teng, Shou-Hsin. 2018. *A Pedagogical Grammar of Chinese (Revised 2<sup>nd</sup> edition)*.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 鄧思穎。2010a。《形式漢語句法學》(中文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Tang, Sze-Wing. 2010a. *Formal Chinese Syntax (Chinese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鄧思穎。2010b。〈漢語句類和語氣的句法分析〉,《漢語學報》, 第 1 期, 59-63。[Tang, Sze-Wing. 2010b. A syntactic analysis of clause types and mood in Chinese. *Chinese Linguistics* 1: 59-63.]
- 鄧思穎。2016a。〈製圖理論與助詞的聯合結構說〉,《語言研究集刊》, 第 1 期, 1-10。[Tang, Sze-Wing. 2016a.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as conjuncts under the cartographic approach. *Bulletin of Linguistic Studies* 1: 1-10.]
- 鄧思穎。2016b。〈英語和漢語疑問尾句的句法分析〉,《外語教學與研究》, 第 48 卷第 1 期, 29-35。[Tang, Sze-Wing. 2016b. A syntactic analysis of tag question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48.1: 29-35.]
- 鄧思穎。2019。《形式漢語句法學(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Tang, Sze-Wing. 2019. *Formal Chinese Syntax (2<sup>nd</sup>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審查: 2022.8.18 修改: 2022.8.29 接受: 2022.9.6]

黃郁欣

Yu-Hsin HUANG

407224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4段1727號 東海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unghai University

No.1727, Sec. 4, Taiwan Boulevard, Xitun Dist., Taichung City 407224, Taiwan

yuhsinhuang@thu.edu.tw

江丕賢

Stano KONG

407224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4段1727號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No.1727, Sec. 4, Taiwan Boulevard, Xitun Dist., Taichung City 407224, Taiwan

stanokong@thu.edu.tw

何萬順

One-Soon HER

407224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4段1727號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No.1727, Sec. 4, Taiwan Boulevard, Xitun Dist., Taichung City 407224, Taiwan

onesoon@gmail.com

## 附錄 1：《當代中文課程》有關是非、正反問句的語法點描述

《當代中文課程》第一冊第一課將是非問句以及「A-not-A」正反問句列為語法點，如下所見。

### Ways to ask questions in Chinese

#### **A. Asking questions with A-not-A**

Function: The A-not-A form of making a question is the most neutral way to ask a question in Chinese and closest to yes/no questions in English.

- (1) 王先生要不要喝茶？
- (2) 這是不是烏龍茶？
- (3) 臺灣人喜歡不喜歡喝茶？

Structures: The “A” in the structure refers to the first verbal element.

- (1) 他喝咖啡。他喝不喝咖啡？
- (2) 你是日本人。你是不是日本人？
- (3) 他來臺灣。他來不來臺灣？

Usage: When the verbal element in an A-not-A question is disyllabic (XY), the second syllable(Y) can be dropped in the first “A” of the pattern, so “XY-not-XY” is the same as “X-not-XY”. For example, 你喜歡不喜歡我？ is the same as 你喜不喜歡我？

#### **B. Asking questions with 嗎？**

Function: Questions can be formed using the question particle 嗎. It is usually used for short questions.

- (1) 你好嗎？
- (2) 你來接我們嗎？
- (3) 他是日本人嗎？

Structures: SENTENCE + 嗎 ma? The sentence in 嗎 ma questions can be either in the affirmative or negative.

- (1) 他不姓陳嗎？
- (2) 你不是臺灣人嗎？
- (3) 他不喝咖啡嗎？

Usage: The A-not-A question form indicates no assumption, and is used for neutral inquiries or longer inquiries. It does not take a 嗎 ma question particle 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One cannot say \*這是不是茶嗎? 嗎 ma questions, by contrast, are used for short inquiries. But in most cases, these two forms of question are often interchangeable.

在教師手冊中簡短比較了兩種疑問句也提及疑問句的回答方式，但除了句子的長短外，同樣暗示了兩種疑問句具相同的語意、語用功能，如下所見。

漢語常見的提問方式

1. A-not-A的方式

用在較長的疑問句及中性問句，表示沒有任何預設立場。

2. Sentence + ma 嗎

用疑問助詞形成問句，一般用在比較簡短的問句。

漢語常見的回答方式

提問方式	回答	
A-not-A? Sentence + 嗎?	肯定	漢語中只要重複句中的A即可。 例：你是王先生嗎？ 是。 例：臺灣好不好？ 好。 例：他喜歡不喜歡喝茶？ 喜歡。
	否定	在A的前面加上「不」 例：王先生喝茶嗎？ 不喝。 例：他要不要喝咖啡？ 不要。 例：這是不是王先生？ 不是。 例：你喜歡不喜歡喝烏龍茶？ 不喜歡。

\*簡單回答時的例外，「姓」和「叫」，不可回答「姓」、「叫」、「不姓」、「不叫」。

### 附錄 2：《實用視聽華語》有關疑問句的語法點描述

《實用視聽華語》於第一冊第一課課文將是非問句列為語法點介紹，如下所見。

Simple type of questions with the particle 嗎

Statement	嗎
你是李先生	嗎？

- (1) 您是王老師嗎？
- (2) 你姓李嗎？
- (3) 王先生不是美國人嗎？

A-not-A 問句隨即在《實用視聽華語》第 1 冊第 2 課以及第 3 課作為語法點出現。第 2 課著重於狀態動詞，而第 3 課注重於一般動詞，課文後的語法說明如下所見。

Stative verb (SV) -not-SV questions

N/PN	SV	Neg-	SV
你	熱	不	熱

- (1) 李小姐累不累？
- (2) 趙先生忙不忙？
- (3) 您好不好？

Verb (V)-not-V questions

This type of questions may be formed in two ways:

A.

S	V	Neg-V	O
他	買	不買	英文書？
你	有	沒有	筆？

- (1) 你喜（歡）不喜歡汽車？
- (2) 你們有沒有日本東西？

B.

S	V	O	Neg-V
他	買	中文書	不買？
你	有	筆	沒有？

(1) 你們看德國電影不看？

(2) 他們有日文報沒有？

Notes:

When a disyllabic verb/stative verb is used in a V-not-V/SV-not-SV question, it can be used in the following two ways. One is that the second syllable of the verb can be omitted.

(1) 你喜不喜歡他？

The other is to use the entire verb and then negate it.

(2) 你喜歡不喜歡他？

V-not-V/SV-not-SV questions can also with 呢 in the end.

(3) 你有沒有筆呢？

你熱不熱呢？

**Classification of Ques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Pedagogical Grammar:  
A Focus on Polar and A-not-A Questions**

**Yu-Hsin HUANG**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unghai University**

**Stano KO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One-Soon HE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a proper classification of ques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Contra the conventional four-way distinction of syntactically formed questions in L2 Chinese pedagogy, which consist of: (i) polar questions; (ii) A-or-B disjunctive questions; (iii) A-not-A questions; and (iv) *wh*-questions, in theoretical Chinese linguistics disjunctive and A-not-A questions are often unified as a single type, thus making a three-way distinction most common. In this study, we first examine the argumentation for the advantages of the dichotomy of questions proposed by Her et al. (2022) and further adopt this framework to clarify the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polar and A-not-A questions in terms of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We then compare the L2 Chinese pedagogical grammar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deliberating on the sequencing and subdividing issue pertaining to the different interrogative



constructions. Based on Teng's (1998) principles of sequencing structures in a pedagogical grammar, explicit suggestions are offere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2 Chinese pedagogy. Finally, we focus on the necessit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polar and A-not-A questions and offer concrete suggestions to the pedagogical grammar of L2 Chinese.

**Keywords:** A-not-A questions, L2 Chinese, dichotomy of questions, pedagogical grammar, polar questions